

櫻花 | 表妹

● 岑凯伦著



● 岑凯伦 著 ●

樱花表妹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责任编辑：吴 鸣

封面设计：沈 浩

樱 花 表 妹

岑凯伦 著

*

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60 千字

ISBN 80097-037-X / I · 3

定价 4.8 元

一个来自大陆，土头土脑、虚虚荣荣的“表妹”，周旋在三位俊男当中，闹出连篇笑话！



格家三兄弟都在健身房做器械运动。

吉迪不断地做扩胸肌运动，十分专注。

吉年和吉安正在争夺宫泽里惠的裸照，嘻嘻哈哈。

格太太突然进来，两兄弟立刻作忙状：一个站在跑步机上，另一个练举重。

“后天谁去接樱花？”

“樱花是甚么东西？”

“日本国花罗，笨猪。”

“啊！空运来的，没有人送货吗？”

“樱花不是东西，是个女孩子，北京来的。”格太太没好气。

“噫！原来是表妹。”格家三兄弟不约而同地停住手，叫了起来。

“你们还记得有个表妹，真好……”

“妈咪，由大陆来，年纪大的是表婶，年纪小的是表妹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格太太恍然地笑：“那，你们谁去接表妹？”提起“表妹”，三兄弟都没有好感，大概彼此生活习惯不

同，思想不同，沟通有困难。

吉年第一个说：“妈咪，后天我要开会。”

吉安刚学成归来入家族公司：“爹哋带我去拜会几个世伯。”

“你们都要上班。”格太太点点头：“小弟，这任务交给你了。”

“我要参加学校的教会善德社会议。”吉迪由器械上下来，用大毛巾围住脖子。

“你又不信上帝。”吉年推一下弟弟的头。

“但善德社的足球赛筹款，我是球队队长。”

“妈咪，”吉年问：“表妹到底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还用问？你没见过人版？土头土脑、虚虚荣荣、作作状状、鬼声鬼气，特征是，都有个大胸脯。大哥去接，大哥喜欢大胸脯。”

“你不喜欢？出卖我！死吉安。”吉年作势打他。

“静一静。”格太太按按手：“樱花嘛！是典型小美人：北京出品的细白皮肤，苏州的大眼睛，黑发丝，身材很好，健美适中……”

“哗！吓死人！妈咪，嘻！”吉年纠缠缠：“表妹什么时候到达香港？”

“五点。”

“五点我已经开完会，由我负责接表妹。”

“我去接吧！三点钟爹哋要开会，我没事做了。”吉安总要和吉年争。

“你呢？小弟？”格太太问吉迪。

“我早上开会，下午没课，回家吃午饭。不过，还是让大哥二哥去夺美吧。”

“小弟有几个女朋友，那叫科仑诗的不是追上门吗？小弟又不喜欢大胸脯。妈咪，我去。”

“你们三个商量一下决定，这是樱花的相片。”

两兄弟马上去抢相片，一看，大叫：“这肥妹仔就是樱花？”

相片中的女孩子：肥嘟嘟，双下巴，胸脯大，肚子也大。

“那是旧照片，如今她十八岁了，越大越美啦！”

“哦！李家村村长的女儿——”吉年把相片抛向吉安：“你去。”

“其实后天小弟整个下午都有空，应该小弟去。”吉安把相片放到吉迪身上：“帮个忙，你上。”

“大哥、二哥……”

“唏唏！别令妈咪失望，顶多我们请你吃一顿意大利餐。交易。”

吉年和吉迪拍一下手掌：“妈咪，表妹到底乘哪一班飞机？”

“你到火车站接她，五点。”

“火车站好麻烦，人多又乱。她为什么不由北京乘直航机来港？”

“妈咪，行行善送她一张飞机票呀！”

“她几个月前已经离开北京到其他省份探望朋友，她说

叫我们五点钟接车，也不知道她由哪儿来。”格太太替儿子抹汗，又摸摸他的头发道：“还是你乖，好有好报的……”

“那表妹真是丑人多百态，还去这去哪，嘿……”

* * *

吉迪四点半钟已经到达火车站。

他到处看看，人来人往，找人并不容易，更何况是陌生人。

目标是有的，专找肥娃娃，肥胖的女子倒有不少，也许大陆人不比香港，香港女士流行节食。

唔！找大眼睛的，露眼、三白眼、四白眼、凉眼、凹眼、单眼皮、双眼皮、三、四眼皮、三角眼、长眼、圆眼……

对嘴吧！那表妹嘴巴还算小，呀！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找到个眼大嘴巴小的姑娘了，他看看她，她马上向他痴笑，不笑还好，一笑呢！天，要命啊：嘴巴掀起，一口黄牙、双出双入、没一对并排儿的，牙肉都露出来了……丑态百出！吉迪忙转身，另一个女人又向他电眼，一霎，吉迪几乎吓得晕倒。

吉迪显然很受火车站的年轻女士欢迎，格吉迪这男孩子，二十一岁大学生，高大个子，运动家型，眉长有势，眼大而藏神，双眼皮又带点桃花，那才要女孩子的命，鼻梁挺直无暇。双唇略为丰满，但唇线分明。额头高广饱满，一头贴服的头发，偶尔垂下几条发丝，俊得发俏，更摄魄的是嘴角常挂几分冷笑，冷峻得勾魂，哪一个女孩子逃得过他一睐？

其实，格家三兄弟都很英俊，只是样貌不同，各自精彩。

超过五点了，吉迪拿出相片来，对过所有肥女孩，看过所有红、蓝、白间的乡袋……

忽然，他见到远处有一个这样的女孩子。

她穿一条粉蓝的裙子，领口、袖子、裙边都有华美厘士，脚上一双粉蓝芭蕾舞鞋式样的皮鞋，一双日本式白的厘士短袜，颇为新潮。

颇高，小腰，胸部丰满，但并不夸张，手臂雪白，腿型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她穿的并非短裙。

头发长短也不清楚，因为她戴了一顶白色小边帽子，帽后端一个粉蓝蝴蝶结，结带飘飘，逸雅之极。

一张雪白素脸，五官精巧如画中人，弯弯的眉，大圆眼睛，挺俏的小鼻子，樱桃小口……典型的小美人。

吉迪不禁暗叫可人儿。

她脚旁一双精美白皮旅行箱，肩上挂了个蓝白名牌小手袋，一看就知道她不是由大陆来的“表妹”。

如果她是樱花就好了！怎样？追呀！

他望着她，她柔情似水地笑，哎！要命，连牙齿都雪白、整齐，十全十美了。

他也向她笑，两个人笑来笑去，突然美人举起白玉般的纤指勾了勾，吉迪呆了一阵。

她再向他勾勾手指，吉迪把掌按向自己胸口，美人点点头，吉迪便不由自主地移动双腿向她走去。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刘樱花。”

“嘎？你真是表妹？”吉迪又惊又喜，半信半疑。

“你怎么搞的，现在才来？”话很凌厉，不像出自她那张小嘴。

“妈咪说你的火车五点钟……”

“我不可以早搭一班车来吗？我三点已经在等着，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。”

“我四点半来了……”

“是呀！你四点半来，一到就四处瞟女孩，色狼一样，香港人真是腐化、堕落。”

“表妹，我们还未见过面，我不张望一下，怎样找得到你？”

“别烦了，还不叫人替我拿行李？”她手一挥，粗粗鲁鲁：“我站得双腿发麻了，嘿！”

吉迪翻翻眼，为她提起皮箱，有些女人，言语得体，善解人意，人不大好看也不惹人厌；有些女人，不开腔像朵花，口一张开，什么好事都让她打翻。眼前这个便是……

“喂！皮箱你提的吗？”她一喝。

“噢！我手粗，你自己提吗？”

“我？叫司机提呀！”

“司机？我就是来接你的司机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停车场！同志！”他提起皮箱，长叹一口气。

“把车开来，站了老半天还要走路，荒唐！”

“车开来没问题，不过无处可停，我车一过你飞进车箱，

拜托！拜托！”

“你以为我是苍蝇？飞进去。”又，他反问道。

“那别拖时间了，同志，请吧。”人便是个个，都到那时

“又说香港是天堂，什么都有，哼！来接人，车子不到，要走路去迎车，那是什么繁荣……”

到停车场，她站在一辆平治车旁，不动。

“同志，你再拖拉，赶不及回家吃晚饭。”

“我这不是等着上车了吗？”

“你认识那车主吗？”

“这车子不是你开来的吗？我看过啦，最对眼的了。”

“那车不是我的，请继续跟我走。”

“呀！好呢！你开了劳力士来？”

“劳力士？什么来着？”

“汽车，汽车之王，它排第一，宾治排第二。”她说得兴奋，连不三不四的英语都喷出来了。

吉迪差点没笑得滚地冬瓜翻葫芦，不过，又何必与这种人一般见识？饶恕她吧：“劳力士是手表，宾治是一种鸡尾酒。你是说劳斯莱斯和平治车吧？”

她眼一瞪：“我本来是说劳斯莱斯和平治，你耳朵聋的？”

这表妹，扮嘢！死充！

吉迪走到一辆黑白相配的汽车旁，开了行李箱，把她的白皮箱放进去。

“喂！你怎么把我的皮箱放进人家的车子去？”

“这就是我的汽车了，同志。”

“吓！”她跑跑前，又窜回后，左看看，右望望，怪叫：“姑到底嫁了个什么男人，连辆外国车都没有，只有这劳什子日本车？”

“你是日本人？”

“我？嗤！”她扎起马步，挺起胸脯，握起右拳，挥上舞下：“我是勇敢的中国人，伟大的中国人，日本算什么？蛮夷！”

“这叫样板戏吗？”吉迪耸耸肩：“难看死了！请修修德，别当街表演。你不坐这劳什子车？好！你去等劳力士吧！”

吉迪一开车门，她倒很机灵，抢先上车，用屁股把吉迪撞开去。

吉迪又是一声叹，上车关门，开窗，打火，才发觉：“同志，你把安全带扣一扣好不好？”

“什么安全带？又不是坐飞机。”

“在香港，坐车不扣安全带是犯法的，你厌烦，坐后面。”

“香港这资本主义地方，就是崇洋，外国人干什么，香港人就干什么，没出息，没自尊……”

“你们大陆人不崇美吗？看见中国人就黑着脸，看见美国男人就 YES SIR，看见美国妇人，又 YES SIR，奴才相。”

“喂！我严重抗议，你侮辱我们中国人，丑化我们中国人，你这反革命，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坏分子，我要批斗你……”

“好！现在是夏天，等秋后你向我算帐吧。”吉迪开车。

“你为什么开窗？”她左拉右拉扣上安全带后又叫。

“我不想跟你死在一起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关上车没有空气会闷死。”

“开空调呀！喂！这劳什子连空调都没有？那是什么车？太落后，太追不上时代了，还说香港什么先进繁荣，呸！”她不屑地打量汽车。

“你在北京到底有没有坐过劳力士或者宾治？”

“劳斯莱斯没坐过，但我们家坐的就是平治。”她学习能力倒很高。

“你家是万元户？”

“万元户有个屁用！我早说过，你落后，追不上时代的步伐，现在不流行万元户啦！我们祖国好富有，都是亿元户。”她又挺一挺胸脯。

大陆女孩子的胸脯，想必是这样挺呀挺地挺大的。

“你家是亿元户罗？”

“亿元户，小问题，我爸爸是外交官，上班乘平治，有空调，有电话，呀！我要跟姑姑说几句话，喂！你汽车里连汽车电话都没有？”

“我是新牌，驾车听电话不能专心驾驶。”

“连汽车电话都没有，寒酸气，好，借你的无线电话一用。”

“我没有无线电话，我不是什么亿元户，我只不过是大学生，用不着无线电话。”

“香港，香港遍地黄金，你们干吗那么省？没有欧美名

车,没有空调,没有无线电话,像香港人吗?”这回轮到她叹气。

她感触,一收声,吉迪就觉得连空气都清新了。

“喂!表哥,你的车子能不能开快一点?蚂蚁爬一样,早就说这廉价车不好。我不知道你们家那么贫困,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”

“北京好,我送你回火车站,看看有没有夜班车?”

“既来之则安之,看看香港这城市怎样个腐化法。你家到底在哪儿?香港不是一丁点那么小吗?我上车二十分钟了。”

“塞车呀!你没看见前面的车子排成一条长龙?它们不动我开快车都没用,飞过去?”

“那些笨蛋是怎么开车的呢?睡觉去了,又不是开夜车。唏!表哥,那条路好通畅,没车塞着,你把车开过去。”

“表妹,开那条路,我们回不了家……”

“为什么?路都是四通八达的,为什么你们香港人甘心被英国人统治?因为你们没有脑袋,不肯思想,思想被金钱封啦,也搞不通。我们祖国是一理通,百理明,穷则变,变则通。所以我们祖国富强、强大,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,还是五大强国之首。”

“那为什么坚持五十年不变?”

“错!变啦!我们江泽民同志说,香港是一百年不变,听着,是一百年都不改变!我们祖国不是一成不变,我们也变,只要方向好,就变。”她不停抗议游行似地挥动手臂,差点没

把吉迪的车顶撞穿。

“就因为你们伟大的领导人，政策不断变来变去，所以把香港大部分富人吓慌，纷纷移民去啦！”

“那些人没见地，杞人忧天；一国两制的政策是永远不会改变……唉！闷死人，关在没空调的汽车里真磨人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汽车里应该有小冰箱。”

“我的车子没冰箱，也没吃的，有一罐啤酒，要不要？”

“我们生活朴素，不吃烟酒。”

“你们邓小平同志不是烟不离手吗？”

“邓小平同志年纪大了，又没其他爱好，近百岁人才只不过抽抽烟。你们为什么老针对他，老拿他来做话题？你们资本主义的人，没有器量胸怀，又不尊重老人家。”她气得脸儿红啦，倒是颇娇艳：“我们中国人民很尊重邓小平同志。”

“有你这样誓死忠心的人，共产党永远不会垮台。”

“当然啦。”她打开手袋，拿出一堆东西来：“吃不吃糖果、梅子？”

“谢了。”

她把糖放进口里，糖纸就向车窗外扔。

“喂！喂！你乱抛垃圾，要罚款的，请你不要把垃圾抛到窗外，保持城市清洁。”

“香港真麻烦，这不能，那不能，吃颗糖政府都要干涉，还说自由民主，这个民主我可不要。”

她吃雪花梅的时候，纸不再抛出窗外，随手向车后座扔。

“哎！我的车快变成垃圾车了！表妹，拜托拜托，拉开那边小柜，有个垃圾袋，请把垃圾放进去……”

“哪有垃圾？纸罢了！唠叨！”

她吃完梅子，核向前一吐，啪！好眼界，喷中车前挡风玻璃。

“天！我的车玻璃快破了。”

“真夸张。”她不以为然，再吃第二粒陈皮梅，这一次，不知道又拿什么做靶了。

车子终于停在格家豪华大宅前。

樱花下车，转个身：“外景不错，和我们家差不多，是鲜一点，就怕里面落后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吉迪对司机说：“车子像垃圾筒，给我清理一下……”

“哗！看那边，表哥，那不是劳斯莱斯和宾士吗？哗！原来还有司机的……”

“樱花！”

“哎！姑姑！”她飞奔过去和格太太拥抱：“我好苦呀！”

“怎么啦！小表哥欺负你？”

她望一眼吉迪：“一言难尽！姑姑，我们进去。”

“进去，进去，你姑父、大表哥、二表哥都在等你。”

吉年和吉安在里面透过玻璃，看清楚人版，见是个如假包换的小美人，就抢着飞身出来迎接。

“樱花表妹。”

“这是你大表哥吉年、二表哥吉安。”

“两个表哥，好俊啊！”

两兄弟就更飘飘然了，都抢着紧随表妹左右。

樱花没看走廊的壁画，显然没有艺术文化细胞，又不“识宝”，匆匆而过。

直至经过一个入口，她望进去，雪白、晶莹，里面有小树、热带植物，一具白色大钢琴，三套法国式纯白通花的小圆形餐桌椅。

她进去，按下琴键，响了几个音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绿绿白白好清雅，哗！团团围着的都是玻璃。”

“这是我们家最独特的一个部份。”吉年抢先介绍：“两扇玻璃门、一块墙。其它连天花板全都是玻璃，我们可以一面坐在这儿喝茶、吃点心、聊天或弹琴，一面欣赏外面的花园景色。”

“呀！真的看到花园，喷泉，喷泉呀！”

她就这样子伏在玻璃上叫，入迷啦！

一会，她挺挺胸脯：“我们家也有这么一个房间，喝茶用的，但我们不用玻璃，要是开开心心在吃蛋糕，一只皮球飞进来，玻璃散地，多危险！”她不以为然地：“还有那天花板，好是好，透光，也美，但天上要是坠下些什么，玻璃照头飞，没命，不安全。”

“表妹，所有玻璃都是用高级纤维做的，子弹不入，都是不碎玻璃，很安全。”吉安解释。

“吓！那么高档？”她瞪大了美目，然后转出来，继续向前。